

國朝典彙
(一)

出版前記

編輯叢書以保存及流傳資料，在中國已有七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歷代刊行的各種叢書號稱數千部，其中個人詩文集約占半數，內容割裂實際不合叢書體例的又居其餘之半，其名實相符者仍有數百部；即經過商務印書館再三精選後刊行的「叢書集成」，內含各種叢書也有一百部之多。這在中國出版界真可說是洋洋大觀，對於促進歷史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實在有難以形容的價值。

但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使用「史學叢書」名稱的却只有清光緒年間廣東廣雅書局的一部。

事實上：歷史學在中國是發達最早的一門學問，二千餘年來連綿不斷地繼續發展，並且隨著時代演變更新進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史學真可說是一枝獨秀。近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為世界各國學術界一時風尚，中國史學先哲前賢的珍貴而豐厚遺產，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和尊敬。惟其如此，我們自然可以堂堂正正高舉中國史學的大旗，這就是本叢書命名的由來。

中國史學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想在這一部叢書中包羅萬象，是事實所不許；今惟有在適應當前中外學人的普遍興趣以及編者個人學識能力的原則下，決定一個方向，就是以明清史料作本叢書選輯的優先對象。

至於史料的選擇取用，主要原則在「實用」與「罕見」，由編者綜合若干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後

決定；是這樣地集思廣益，應該可以適應一般需要。

對於史料的形式，也就是版本，儘可能選用初刻或精刻的善本，在「罕見」的原則下自然更注意搜求手寫稿本。

印刷方法是完全按原版影印，不加描摹，因為此時此地印刷廠沒有描摹的人才；並且爲適合國內多數學人的購買能力，對於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是採用縮小影印方式，以減少篇幅降低成本。在技術上也無法描摹。至於罕見的手寫稿本則儘可能地按原書大小影印，以便閱讀。

選印在本叢書內的每一史料也就是每一部書，編者都儘可能地約請專家學者撰寫序跋，指陳其價值或版本異同，中外學人當可一目瞭然其書內容大要。

儘管在編印體例上有若干與衆不同的改進，但一定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希望海內外方家多加督責，以便隨時更新。

朱相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於臺北市

國朝典彙序



高皇帝肇造中夏上接唐虞
三代之統迄今二百餘年
列聖之綸綍

累朝之制作直與典謨訓誥

馮序

竝重海內文學諸臣代有

纂述擬古作者若鄭端簡

黃恭肅其最著已第學者

欲考鏡

當代之故必以類則易見端

簡取法子長恭肅規摹左

氏獨憲章類編一書分門

彙載而惜乎其未備也余

友徐敬輿方督學山以東

試士之暇輒做類編旁搜

馮序

博采自

高帝至

穆廟金匱石室之副往往流

布人間卽稗官野史亦備

攬擷繇開國以至市舶爲

目二百條分類萃菁而成
編名以

國朝典彙上下二百餘年燦
若指掌斯誠後學通今之
巨筏已往余宗伯世用著

國朝典故紀聞屬余更定余
既序而傳之矣顧紀聞必
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
則於世爲急及異聞異見
與事所從起止耳是書網

羅一代故實識大識小

朝野兼該文武之道盡是矣
漢司馬氏世職天官至太
史談作史記而馬遷因之
班孟堅受詔作漢書要亦

叔皮草創而女弟大家續
成之耳敬輿大父白谷先
生自孝廉時已饒著述先
工部益庵先生洎叔父魯
源太常於

朝章國典世所習聞敬輿負

良史才繇得之家學者遠

此何必減馬班世業也敬

輿精識鑒巡行齊魯所簡

拔皆名士其識趙太史季

卿於未鳴未躍之先尤稱

具眼生平自入仕至今大

叅知所至有惠績會擢河

南憲長東人擁馬首願復

借寇君臺臣疏上竟得請

此亦獲上得民之一徵也

異日建樹卽與端簡恭肅

兩公方駕奚讓乎時

萬曆辛丑孟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吏

部左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事教習庶吉士

國史

玉牒副總裁直

起居注

經筵日講官北海馮琦撰



國朝典彙序

夫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
史虞夏以來若帝典臣謨
殷盤周誥下逮漢魏以訖
宋元諸家紀載備矣我

廟

明高皇帝應天受命制作一

新

成祖不承大統謨烈重光

列聖相傳盛德大業超軼往

代第史臣編纂守在金匱

而稗官野乘撰述多門漫
無統紀閱者苦於望洋而
余同籍徐敬輿氏世承家
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博
綜

周序

二

本朝典故嘗督學山東同官
有論及古今類書

本朝未有集其成者公遂因
各家之成書刪繁就簡校

讐魚亥上自

周序

三

開國至於慶曆分門叙事囊
括群籍一代掌故燦若日
星乃此書幾就緒而公竟
厭世去以二子與稽與參
慮此書之散失也悉心緝
閱勒爲成書共得二百卷
可謂克繼先志而有功於
史氏者矣輯成乃問序於
余余惟王元美有言國史
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

典述文獻不可廢也而是
編不恣矣野史人臆而善
失真然徵是非削諱忌不
可廢也而是編不臆矣家
史人臆而善溢真然其繼

宗法表官績不可廢也而
是編不臆矣方之漢世不
庶幾班馬乎哉

累朝典則披卷炳然匪惟稽
古者用資博識卽射策

金門者亦可爲敷奏以言之
一助矣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詹事
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

國史副總裁知

制誥

經筵日講官周應賓撰



國朝典彙叙

自馬史變編年為紀傳
班史因之說者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嗟乎此史
學之所以敝也夫史治

蔡序

亂得失之林也其褒譏
不足以示是非紀載不
足以存法鑒廢置沿革
不足以垂永久大政令
大缺遺之不昭而徒脫

略為簡聚贅為瞻彼其

識眎范曄奚翅千里何
怪乎詆訾良史也石樓
先生竒現宏博著述甚
富以經濟才數歷中外

蔡序

稱名臣顧不能割石渠
片席懸車之暇取

國朝典故門分類別緝為
典彙一書略仿紀傳而
不失編年之次簡而核

瞻而有體一披覽而沿
革廢置法鑒是非之際
炳若日星試令腐史抽
豪班生載筆能軼此否
高皇帝神聖開天憲典昭
垂莫不馳驟帝王凌轡
今古九夷重譯六宇晏
如

列聖相傳憲章如故而蠹
生法久竊銜委轡時或

有之

肅皇明離作兩法

祖成治即末年法尚玄默
終無敢因疏續塞聰明
者

神宗久道化成政凡三變
其始也凝脂束濕而道
揆法守中外救寧既也
懲亢厲之過稍二劑以
寬和浸假而端拱聞矣

上如封豕下如鬪鼠弁
髦法紀遽宿官聯已開
今日之漸此先生典彙
之所繇作也陵夷至今
而益變局鏽者漏卮矣
金齏者煬寵矣空署轉
而充廷白駒轉而振鷺
闕穴轉而戰野議論日
熾水火漸成憂危之士
慄二震其所底而先生

蚤見卓識固已於
二祖

九宗之謨烈十三朝之政
令興釐二百六十餘年
之大是非大得失不厭
詳媿若預懸為今日之
法鑒者而令人一展卷
一低回也誠得先生者
潤色

兩朝實錄寧不足較兩漢

而上之乃不敏以職在
文史濫竽校讐之役而
先生良史才顧不能起
之九京干寶輩將毋重
揶揄之耶噫嘻我

明固不乏良史才而先生
徒以經濟名則用違其
才耳雖然是編在先生
又豈徒以經濟名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詹

事府協理府事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同修

國史知

制誥

日講官蔡毅中撰



國朝典彙序

古今典制未有備於

昭代者也當

開基之始力掃荒霾二界鴻濛

允稱再闢自後

聖烈神謨遙加斟酌深仁濺澤

淪浹肌膚密緯纖綸網維群

象雖周孔復生不能輕議損

益也蓋典也者重也大也重

不可遷大不可褻故名之以

法猶有出有入臚之以史猶

有公有私惟一畫之以典而

山岳定日月懸矣典何所昉

曰昉於易典何所據曰據於

書六文陳而成撰此天地之

典也九疇列而成務此帝王

之典也萬禩錯雜萬寶告成

於穀垣野叅差五星垂象為

經晰是義者可以讀石樓先

生典彙矣先生之具軼材家

藏秘冊仕宦則蘭臺石室供
其採搜閒居則仙洞羽陵恣
其游覽上下二百年裁書二
百卷一切武功文德品制官
方區別有門邑絡有數本質
有辨枝葉有依國體既綜物
章亦覈固儼然一代之史矣
而先生上遙尊之曰典下僅
宅之曰彙不編年不立傳若
自遜為中原之薈以待簪珥

之采者此何意也元凱之所
謂五例子玄之所謂三長蓋
千古難之乃若孫盛直筆見
嫉權門王隱顯書取譏貴室
天黯人禍昌黎至握手戒之
他如班生受金陳壽丐米魏
收納穢歸善爾朱沈約私親
祈刪宋畧楊銜之以碑誌不
實生盜跖而殺夷齊李翱以
行狀無憑屬門人而援故吏

允繇愛憎何關定評此先生
所以虛筆削之權不居而引
考訂之林自處也雖然禮樂
征伐出自天子順德配命摠
因舊章惟輕變祖宗之法而
熙豐雄蜀之事遂層見疊出
成都之座致興續尾之謠東
園之錢不定愚神之論括索
已極誰為竭澤之漁人材寔
難忍作焚岡之酷使起先生

於今日執簡浩嘆伸紙金鑪
併纂述之役亦不欲任矣金
生也晚不及事先生幸與先
生子原性遊原性曠材絕學
識通天人名山之藏出以公
世高文典冊遂供肄習夫談
遷彪固尚矣有何法盛則有
承天有裴松之則有子野有
姚察則有思廉有李德林則
有百藥彼其作述之盛楊襲

之休一家之無憾忘即可卜
一世之無僭竊於以羽翼金
匱之藏黼黻銅龍之業雖目
為

昭代信史其誰曰不宜

吳興後學韓 啟撰



國朝典彙序

世不乏天官而鴻裁鉅製
出天官者蓋寡子長修其
先業猶云藏諸名山非有
分曹設局之務班范而下
亦各希踪腐史竭心手力
以自成一家原其具官待
進不簪事言之筆此知證
鼎往初鋪揚叔近援故實
以發抒著煌煌乎儒紳